



学业完成后，周永福一直担任武术教练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术馆被迫关闭，周永福也暂离青岛，到国民党第39集团军的幼年兵连当武术教官。抗战胜利之际，周永福参与了青岛国术馆的恢复工作。青岛解放初期，周氏兄弟利用业余时间练武，吸引了众多武术爱好者前来。

周永福当教官积极抗日

飞鞭成墙抵挡偷袭 身未沾水喝彩一片

六年学业完成后，周永福留馆教习武术，曾任青岛国术馆132练习所所长、威海国术馆教练。他的“地趟鞭”（鞭为软器械，有七节鞭、九节鞭、十三节鞭等，每节中间由三个圆环相扣串连而成，鞭节长度约8厘米，在古代属于暗器类）尤为出众，多次出场演练，其技艺如蛟龙出海、猛虎下山，刚劲有力且姿势优美，每每博得满堂彩。有一次，周永福应邀为学员演练地趟鞭，一条钢鞭在他手中银光闪闪，一会儿单手舞花，一会儿左右手交接舞花，钢鞭在他手里灵活多变，上下翻飞，快似闪电，既凶猛刚劲又潇洒飘逸，舞到尽兴处，只见他仰身栽背接触地面，鞭在身下快速绕行如旋转的飞轮。

这番精彩表演赢得了学员们一阵阵掌声，就在他一个乌龙搅柱腾空而起时，围观人群中传来一声“招”，只见一个装满水的搪瓷缸子扑面而来，周永福将鞭舞成一堵墙，闪身一招流星赶月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缸子里的水一滴也没溅到他身上，缸子被打回到了抛掷者身上，现场安静几秒，瞬时爆发一片喝彩声。其实抛掷者并无恶意，只是听馆内传闻周永福的鞭厉害，想试探一下。就这一下，让众学员见识到周永福的真功夫，周永福因而得“飞鞭周”的雅号。

见义勇为暴打日本兵 参与抗日任武术教官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冬天的一天，周永福在上班路上遇见两个日本兵殴打一个50岁上下的男人。那人佝偻着身躯侧躺在地，血从头上流下，封住了左眼，残存的眼镜腿挂在耳边。一股愤怒涌上心头，周永福垫步拧腰，冲了过去，凭借一身好功夫，几招将两个日本兵打倒在地，转身就跑。两个日本兵还没反应过来，周永福早已跑得很远了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他跑到青岛港务局，开始了当天的武术教学。不料，刚才被揍的日本兵不知怎地摸上门来，周永福就让学生自己练，他围着操场打圈，就这样躲过了搜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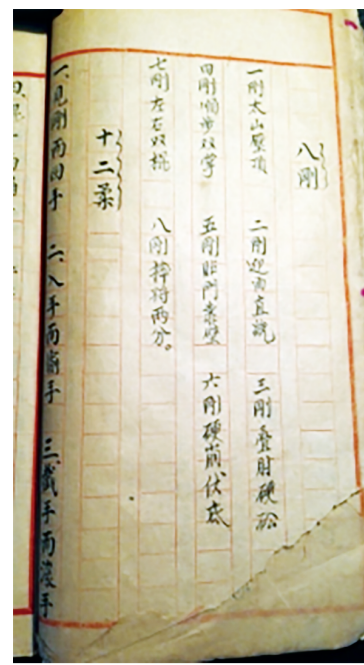
为避免日本鬼子再来骚扰，周永福暂时远走他乡。时值蒋介石命令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撤离青岛。沈鸿烈带领部分官员及眷属，率海军陆战队、保安警察队等人于1937年12月底向鲁西南一带撤退。周永福也跟着撤离青岛。

此后，周永福到国民党第39集团军的幼年兵连担任武术教官。该集团军为了提高军队素质，增强抗日力量，曾召集当地有名的武术家20余人表演武术。

正因周永福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突出贡献，2015年，周永福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。



周永福示范螳螂拳动作。



周永祥于1941年整理的螳螂拳理论。

参与恢复青岛国术馆

1941年，周永福回到青岛。当找到哥哥周永祥时，周永祥一家五口住在仅1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后来，周永福寄宿在青岛临清路（现第三公园）姓孙的一个习武之人的房子里，共两间，内间住宿，外间练武。最初，周永福靠推着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卖手工织袜为生。1944年，他正式受聘青岛港务局教授武术，并在禹城路6号安家。房后即观象山，周永福每天早上上山练拳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周永福参加了提倡武术的“健民社”，在临清路拳房教拳。后来，他与青岛市市长李先良、青岛市警察局局长高芳先等等，一同筹划恢复了因日军侵略而遭到关闭的青岛国

请螳螂拳大师授课

术馆。周永福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兴奋地说：“抗战胜利后，国术馆又恢复了。我和高芳先一起，把武术表演都搬进戏院、电影院里去了。市民们一看中国武术，都非常喜欢！”

1947年，螳螂拳大师郝恒禄受邀到青岛国术馆授课。郝恒禄，字绥唐，道号“云谷子”，自幼随父习武，终生研究武学，他在六兄弟中排行老二，功力最为深厚。

郝恒禄依据螳螂剑法，吸取各家剑法精华，创出饮誉武林的螳螂达摩剑，其剑法出神入化，技击性极强，风格独特。郝恒禄悟性极高，文韬武略、博学多才，他在1926年重修拳谱，创作

工作努力出成绩 业余练武聚人气

1949年6月，青岛解放。周永福最初在青岛实业印刷厂做工，因工作努力被评为劳动模范，到崂山疗养院疗养；周永祥仍从事原来的职业，在青岛日报印刷厂做铅字排版工，因老实本分，工作出色，被选为工会主席。

除了努力工作外，兄弟俩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练武。这时二人的拳场合并到一起，在观象山南麓气象台下面的一片场地。每天凌晨，月色依旧朦胧，观象山的晨练已经开始，热身、基本

功、套路、对练样样不落，有时为了一个小小的难点，兄弟俩反复演练，直到动作顺滑。

他们一边教一边练，来习武的经常有几十人，有时多至百余人。习武场坡下不远处是一条马路，在他们练习武艺时，很多过往行人驻足观望。尤其是星期天，散场较晚，场上练得热火朝

天，场下围观者众。早饭是提前准备好的玉米面饼子，兄弟俩练完后啃两口玉米面饼子就去上班。冬天，有时饼子上的水冻成了冰碴子，但照样是美味，仍然吃完就去厂里。

本版图片由王术忠提供